



18 世纪启蒙运动舞台上的一出闹剧，哲人们所标榜的“理性”已成空言！

卢梭与休谟

——他们的时代恩怨

[英] 大卫·埃德蒙兹 约翰·艾丁诺 著
周保巍 杨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卢梭与休谟

——他们的时代恩怨 

[英] 大卫·埃德蒙兹 约翰·艾丁诺 著

周保巍 杨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英)埃德蒙兹
(Edmonds,D.), (英)艾丁诺(Eidinow,J.)著;周保
巍,杨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Rousseau's dog: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SBN 978-7-208-11874-4

I. ①卢… II. ①埃…②艾…③周…④杨… III.

①卢梭,

J. J. (1712~1778)—人物研究②休谟,

D. (1711~1776)—人物研究 IV. ①B565.26②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500号



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

[英]大卫·埃德蒙兹、约翰·艾丁诺 著 周保巍 杨杰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32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289,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874-4/K·2120

定价 48.00 元

爱，即待之以朋友之道。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

凡 1789 年之后降生之人都不曾体味过生活的醇美。

——塔列朗(Talleyrand)

目 录

1	恐慌与逃难
7	纯真的心
17	实至名归
33	阴谋、紧张与忙乱
45	与“友人”一起流放他乡
61	狮子和公鸡
75	他将永远是巴黎的宠儿
93	在暴风雨中前行
105	轰动伦敦
125	蜗居河畔
139	昔日患难与共的盟友、今日分道扬镳的陌客
161	在“俚人街”的一晚
167	受人追捧的沃波尔先生
183	逃离理性
195	三个耳光
207	十二个谎言
217	穷追猛打
231	爱屋及乌
245	世外桃源中的朋友
259	吾疯癫的哲学家今逃往何方？
275	暴风雨之后
289	真相终将水落石出
297	大事年表

恐慌与逃难

这两个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他们的争吵所引起的关注又是如此之广，再加上这场纷争的旁观者又都是些位尊名显的煊赫之士，以致虽时至今日，他们的故事仍值得我们好好探究一番。

——G. 伯贝克·希尔(G. Birbeck Hill)编，

《大卫·休谟致威廉·史翠寒的信》

(*Letters of David Hume to William Strahan*)

1766 年 1 月的一个晚上,英吉利海峡的天气糟透了——狂风暴雨,寒湿交加。这一晚,一班从加莱(Calais)到多佛(Dover)的邮船因逆风被迫在海港作短暂停留之后,又踉踉跄跄地在风雨中艰难前行。船上的旅客中,有两个人大约在三周前才首次在巴黎见面。其中一个英国的外交官,一个是来自瑞士的避难者。这个避难者身边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爱伴,它叫“苏丹”(Sultan),是一条有着卷曲尾巴的棕色小狗。这个外交官,因为晕船,正坐在船舱里休息。而这个避难者却整个晚上都呆在甲板上,其耐寒性让已被冻僵的船员都感到啧啧称奇。

如果这班邮船不幸沉没的话,那么它将带着 18 世纪两位最具影响的思想家永沉海底。

这位外交官就是大卫·休谟。他在哲学领域所作贡献——无论是归纳理论、因果理论、必然理论,还是个人的自我同一性理论、道德理论和无神论——的意义如此深远,以至于他的名字注定要在最伟大的哲学家阵营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阵营当然也包括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及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作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①的同时代人和朋友,休谟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① 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23—1790,休谟的挚友,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耀眼的群星之一。当“老”皮特在内阁接见他时,内阁的所有阁员都肃然起立,就像“老”皮特所(转下页)

与此同时，他还推动了史学的现代化。

而那个避难者就是让-雅克·卢梭。其智识之广博，思想成就之大，也同样让人深感震惊。他在政治理论、文学以及教育领域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是一部震烁古今的原创之作，此后虽然有不计其数的著述取法效仿，但在自传体的艺术发展史上，它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典范。他的教育学论著《爱弥儿》(*Émile*)在颠覆我们传统的儿童教育观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儿童的认知。作为其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社会契约论》(*On the Social Contract*)曾被用来激励一代又一代为实现民主和平等而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更重要的是，卢梭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情感以及看待自己与社会、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的方式。

同船旅行的这两个人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作为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休谟的任期已告结束，正打算返回伦敦。在任职的这26个月中，休谟可谓功成名就，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已成为巴黎沙龙——它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温床——的宠儿，并以其正直和睿智赢得了众人的肯定和青睐。他更因其高贵的人格而被授予“好人大卫”(Le bon David)的昵称。

休谟的本性似乎就是如此良善，以至于他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陌生人也依然能保持慷慨。于是他欣然接受重托，在英国为年过半百的卢梭提供庇护。卢梭的一些著作和小册子所激起的宗教和政治反感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他先是被逐出法国的寓所，然后又被赶出他在家乡瑞士的避难所。在瑞士，由于受到一名牧师的蛊惑和教唆，一群暴民向卢梭的住所投掷石块。正是意识到卢梭之笔所具有的致命威力，当局才会下定决心除掉如此危险的一个人物。

十年来，卢梭一直觉得自己深陷重围。他深信有人试图暗算他，他的自由受到法国和瑞士当局的威胁，以至于他无法找到一个永久的栖身之地，从而被迫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颠沛流离。卢梭开始把迫害看成是他

(接上页)说的那样：“斯密阁下，我们都站着，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他于1751年被遴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讲席教授，次年又被遴选为道德哲学讲席教授。他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1763年，作为布克莱公爵(the Duke of Buccleuch)之子的家庭教师，与其学生一道到欧洲进行“大游历”(Grand Tour)，在此期间，他到费尔奈(Ferney)拜访过伏尔泰，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1766年他重返苏格兰。十年之后他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在其中，斯密痛击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重商主义，提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命中注定,甚至看成是他荣誉的勋章。很早以前,他就下定决心要远离喧嚣的尘世,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而现在这种生活似乎正与他的决心不谋而合。不过这并不是要把友情排除在外。对卢梭而言,友情必须基于平等:它需要彼此之间胸怀磊落、坦诚相见。所以友情只能存在于平等人之间,任何形式的依附都与它水火不容。

无论如何,生活在人生地不熟且语言不通的国家,卢梭现在只能仰仗休谟。戴莱丝·勒·瓦瑟(Thérèse Le Vasseur)^①,这个在逾三十年的时间里与他形影不离、并一直充当着管家婆照看其日常起居的女仆,尚留在瑞士。卢梭非常喜欢她,一刻也离不开她,当不得已分开时,卢梭也是对她念念不忘。至少,他的身边还有苏丹。所以,卢梭对于苏丹的那种深厚感情,曾让旁观者感到不可理喻。曾一度养过狗的休谟这样评点道:“他对那条狗的喜爱简直无以言表,也超乎人们的想象。”

自卢梭成年后,另一个“人”也一直与他形影不离。

弗里德里希·格里姆(Friedrich Grimm)^②,一个自封为欧洲宫廷文化信使的人,曾说道:“很显然,卢梭随身带的这个爱伴一刻也不让他安闲。”这个焦躁不安的爱伴就像苏丹一样与他形影不离,并且永远对他颐指气使。这个爱伴就是卢梭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信念——这个世界充满敌意且阴谋狡诈,准备随时背叛他。

船是在1月11日中午抵达多佛的。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卢梭就紧紧地

① 卢梭的伴侣,1721—1801,在1746—1752年间,他们一共有五个子女。当于1745年在巴黎的圣-昆汀(Saint-Quentin)旅馆初遇卢梭时——当时卢梭正寄宿在这家旅馆,她还只是一名洗衣工兼厨房女佣。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直至卢梭于1778年去世。在描述他和她之间的关系时,卢梭用到的词是“依恋”而非“爱”,并称其为姑妈、管家和妹妹。卢梭死后,受到吉拉丁伯爵(Comte de Girardin)的男仆——一个比她小很多的、年仅34岁的亨利·贝利(Henri Bally)——的诱惑,并于1779年11月与其结婚。

② 一位贫困潦倒的德国男爵,1723—1807,在巴黎担任奥尔良公爵的家庭教师,并由此进入到“哲人”圈内部。他因一段无果的爱情而致使全身僵直而声名狼藉。其1753年至1792年间在巴黎编辑出版的文化通讯性质的半月(双周)刊《文学通信》对传播启蒙思想贡献甚巨。《文学通信》不受审查地流通于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的王公贵族中间。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既有新闻和小道消息,也有对新近出版物的评论和摘录。如今,人们一般公认,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史而言,《文学通信》具有无量的价值。经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介绍,格里姆与卢梭相识,但他最终和卢梭闹僵,因为他觉得卢梭对其情人埃皮奈夫人忘恩负义,但自豪于自己并没有因此而用文字公开攻击卢梭。“法国大革命”让格里姆倾家荡产,他只能靠凯瑟琳大帝赐予他的一份年金勉强维持生计。

抱住休谟，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泪眼婆娑地亲吻着休谟。两人抵达伦敦之后，在给其兄长的信中，休谟快活地写到：“我相信我可以和卢梭做一辈子的朋友……我想我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和他都不是那种好辩之人。”

在巴黎，休谟和当时的许多文化名流以及名媛贵妇们相交甚欢。然而，即便是在激进的思想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传统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文化）都发起了无情的挑战和批判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也没有哪一个激进思想家能比得上卢梭。尽管满怀善心，休谟——这位被授予“好人大卫”（*Le bon David*）名号的哲学家，是否真正了解他所带的这位客人呢？

纯真的心

出自上帝之手的时候,人们都心智单纯。

——托马斯·艾略特(T. S. Eliot)

“我的出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中这样写着。卢梭于1712年6月23日生于日内瓦，他父亲伊萨克·卢梭（Issac Rousseau）是一名钟表匠，母亲苏珊·伯纳德（Susan Bernard）是日内瓦一位加尔文派牧师的女儿。卢梭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在他出生十天后，他的母亲就撒手人寰。据卢梭记载，他的父亲再也没能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因为他总能在其幼子的身上看到亡妻的影子，一抱起让-雅克，他便悲从中来、不能自己。半个世纪之后，卢梭仍能清晰地记起当初的情景，当他的父亲提议他们应该好好地谈谈他的母亲时，他回答道：“好吧，爸爸，我们肯定又要大哭一场了。”

对于一个遭此重创并一直沉浸在丧母的无尽苦痛和思念中的孩子来说，这种要求必然是创伤性。毫无疑问，卢梭将对于无条件的爱的渴望，对于背叛的一种预期，对于他人的不信任带入了成年。如果说卢梭在生活中一直感到童真不再，为错过的幸福生活而抱憾，并专情于他自己的内在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内在自我比外部世界更可靠——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或许会弄错事实，“但是，我的感觉是不会出错的”。

卢梭并不是一个强健的男孩：他的膀胱先天畸形，终其一生，卢梭都深受这种病痛的困扰和折磨。他小便费力且慢，而且总感到尿意未尽。

在十岁的时候,已经失去母亲的卢梭,又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跟一个法国军官发生争执,这个军官随后控告他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依照日内瓦当时的法律,卢梭的父亲是要吃官司的。由于不愿去坐牢,卢梭的父亲最后选择逃离日内瓦,流落异乡。父亲走后,卢梭的舅父收养了他,并将卢梭与自己的儿子,也即卢梭的表兄伯纳德一道寄养在乡下的一个牧师家,以便跟他学习拉丁文。后来,卢梭曾回忆起这段世外桃源般的幸福时光,并就永远使他着迷的一个主题——友谊——评价道:“这种纯朴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它使我敞开怀抱,收获了友谊。”与此同时,卢梭还发现,牧师妹妹纤纤玉手所施加的责罚给他带来了性的快感。当他言行无状、顽劣不羁的时候,她就会责罚他,但这只会激起他肉体上的快感,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一犯再犯。

日内瓦是一个居民只有两万多人的小城邦,但它城墙壁垒森严,四境有群山拱卫。由于这两方面的环境隔绝使然,虽然仍受到周边强大的天主教君主国的威胁,日内瓦人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深受加尔文主义浸染的文化和氛围。加尔文于1541年起草了日内瓦宪法,希望通过它来实现他的神圣理想。卢梭总是自豪地称自己为一名“日内瓦公民”(他的朋友常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公民”),而他在日内瓦的成长也塑造了他特有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他对政治、民主参与以及个人责任的理解。

但是在1728年3月14日,星期天,卢梭遭遇到他人生中第三次痛彻心扉的离别,同时也永远地告别了他的童年——那时已16岁的他回到日内瓦给一个雕工当学徒。当正和一群同伴在城门外散步时,卢梭听到了晚间的城门即将关闭的号声。他拼命地往回跑,可还是迟了。在离城门还有二十步之遥的时候,他看到第一座吊桥已经升起。因为被关在城外,他已被处罚了两次,所以他立马下定决心不再回到师傅那儿,并从此离开日内瓦远走高飞。他的表兄伯纳德溜出城来,给他送来了一些盘缠,其中还有一把短剑。卢梭怀疑是他的舅父、舅母指使伯纳德这么做的,为的是要摆脱他这个麻烦不断的外甥,而不是劝他回家。在卢梭看来,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桩阴谋。卢梭离开了日内瓦,并朝着萨瓦省(Savoy)的方向走去。

一周后,在安纳西(Annecy),卢梭被引荐给一位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

影响的夫人。她就是华伦夫人^①，那时尚不足 30 岁，有着“一副引人入胜的面容”。她是瑞士的一名男爵夫人，后来皈依天主教。她最大的爱好据说是拯救新教徒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寓居在体貌俊伟的美少年身体中的灵魂。她把那个无家可归的少年领回家，在朝夕相处的五年中，她和她所照看的这个少年成为一对恋人。同时，在一个牧师的建议下，她把卢梭送至都灵。在那里，卢梭皈依了天主教，并在一家宗教收容所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给人当贴身男仆（在那里，他受到了男性的非礼和凌辱，在《忏悔录》中，卢梭对此有着细节性的描写）。

直至 1704 年 4 月，卢梭依然和这个他总是称作“妈妈”的华伦夫人住在一起，而她则亲昵地称他为“小不点”。随后，在一次旅行归来时，卢梭发现她又领养了一个小伙子，当地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按卢梭的说法，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傻里傻气的年轻人。虽然身体健硕，但表情呆滞，毫无智趣可言”。卢梭想必又再一次地感受到了背叛。

这件事促使卢梭远走里昂，正是在这里，卢梭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哲人”——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朋友。这些“哲人”是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政治家，他们相信，通过运用理性，人们可以建构一个理性的秩序并获得真理。他们坚持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一切成见，他们对传统和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统一的世界主义进步文化的一部分。在里昂，卢梭给市长马布利(M. de Mably)的孩子做家庭教师。马布利市长的两个兄弟都是“哲人”。马布利家族为卢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门径。

在卢梭的一生中，音乐始终是一位忠实的伴侣，是他消磨大部分闲暇时光的志业。他能熟练地演奏多种乐器，包括长笛和小提琴。他曾自诩：“让-雅克是为音乐而生的。”可终其一生，卢梭都是以抄乐谱为生，虽然他也曾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在里昂，除了教学（和偷东家的红酒、面包），他开始建构一套全新的音乐记谱法，其基本的想法是想用数字来取代视觉符号。

^① 瑞士男爵夫人，化学家，1699—1762，终生致力于劝奉别人献身于天主教信仰。在卢梭离开日内瓦开始流亡生涯的时候，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华伦夫人，于是她便扮演起了其母亲兼情人的角色。卢梭尊崇其惊人的美貌。她后来在贫困潦倒中离世。

所以,在1714年,带着其新近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怀揣着他的新记谱法和一部喜剧剧本,卢梭准备在文化之都巴黎大展手脚,为自己博取锦绣前程。

实际上,对于卢梭而言,名望,以及不菲的财富,终究都会如约而至,但不是现在。在那时,巴黎还看不上这个年轻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位不善言辞的乡巴佬而已。而音乐界的权威也对他的记谱法嗤之以鼻。

眼看着钱囊渐空,卢梭不得不拼命地创作戏剧和芭蕾舞剧以维持生计。在闲暇时,他会在咖啡馆里与弗朗索瓦-安德烈·菲利多(François-André Philidor)^①弈棋,借以消磨时间,菲利多不仅棋艺一流,而且也是一位作曲家,跟卢梭算是同道中人。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位年龄相仿、境遇相似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狄德罗(Denis Diderot)^②。

狄德罗是怀揣着崇高的文学抱负来到巴黎的,并且也有着与其雄心相匹配的才干和天赋。狄德罗生性好辩,热情洋溢,思想自由、狂放不羁,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政治、哲学和科学著述,而且还有小说和戏剧面世。但最能使他彪炳史册的当属他积25年之心力一手创办的《百科全书》。这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不仅编撰和收罗了成千累万的词条和插图,而且还把当时所有的一流学者都网罗至其麾下。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焦点和典范,《百科全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记载和传播知识,而且还旨在推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论辩。通过为它撰写音乐词条,卢梭也从中挣了一些钱,总计不下两百法郎。他还负责撰写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词条之一——“政治经济学”(Économie Politique),而这也为他后来对财产权的批判奠定了基础。

这八年中,卢梭尽管从事过各式各样的活动,但一直籍籍无名,直到1749年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有一天,他正赶往万塞纳监狱(Vincennes)去探视狄德罗。他的朋友收到了“密札”——臭名昭著的皇家逮捕令,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而将人

① 法国国际象棋大师,1726—1795,同时还是18世纪法国喜歌剧的代表性作家。

② 无神论者,小说家,剧作家,激进戏剧理论的倡导者,极具创新意识的文学和艺术批评家,《百科全书》的主编,1713—1784,从1750年开始筹划,到1772年最终完稿,狄德罗一直主持《百科全书》的日常编务。尽管出身低微——是一位工匠师傅的儿子,但狄德罗却在一所耶稣会学校接受过正规教育。1741年身材魁梧的狄德罗和卢梭于巴黎的Procop咖啡馆结识,并由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友情。